

尊敬的諸位長輩、諸位學長，以及我們分會場的學長，大家下午好！我們這幾節講的都是有關忠篇的古文，今天我們再來講一篇忠誠的故事。我們翻到第六頁，「介之推不言祿」。這篇文章也是從《左傳》當中選出來，整個《左傳》的編年、紀事都是以魯國的歷史，這裡講到魯僖公二十四年發生的事情。我們直接看經文，經文一開始講到：

【晉侯賞從亡者。介之推不言祿。祿亦弗及。】

『晉侯』是指晉國當時的國君，晉文公。這個晉文公重耳，他登上君王的位置之前，逃亡了十幾年，顛沛流離，甚至於是九死一生的危險。所以一開始才說，『從亡者』，就是有幾位臣子，陪著晉文公逃亡了十幾年。這個故事還要從晉文公重耳的父親說起，他的父親是晉獻公，我們看到第二行說到，「獻公之子九人」。晉獻公有九個孩子，結果晉獻公晚年又娶了一個太太叫驪姬，結果驪姬生了一個兒子，叫奚齊。給大家寫一下。晉文公的大兒子叫申生，重耳是文公，申生是當時的世子，他等於是老大，還有夷吾，最後夷吾還做了晉惠公。後來驪姬生的孩子叫奚齊，晉獻公有九個兒子。結果驪姬因為晉獻公寵信她，所以她就動了歹念，希望自己的兒子能繼承王位，就要設計陷害前面這些獻公的兒子，尤其先下手的就是世子申生。所以有一次就叫申生去祭祀，祭祀完的肉就叫他拿給他父親吃，結果驪姬就在裡面先下了毒，然後就讓獻公吃。結果吃以前，就說先試一試，就把酒倒在地上，結果那個土都起變化、都隆高起來，就是有毒的情況。又把那個肉丟給狗吃，結果狗

就死了。居然還叫個小臣也來嘗，這個小臣也死了。

接著驪姬就開始演戲了。早就想殺害自己的君王，自己是世子，早晚都做君王的，幹嘛急於一時？就在那裡哭鬧，然後就對獻公講，我們母子以後就有危險了，你還是讓我們先逃走，不要住在晉國了。獻公被這麼一鬧，就真的相信驪姬的話，就下令要殺世子申生。後來申生知道消息之後，不等他的君王來抓他，他自己就自殺了。結果重耳他們就覺得，只要驪姬在，他們都有生命危險，自己就逃亡，就逃到好幾個國家去了。他十幾年的逃亡生活，就是因為驪姬要陷害他們產生的。但用這種手段，想要謀取富貴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她的兒子後來當了君王，又被申生的師父李克，算是正義之師，又把奚齊給殺掉了。

大家現在頭有沒有點暈？還沒有是吧？你們功力不錯。因為古代家族都很大，所以有時候名字比較多。所以「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」，今天我們的財富，我們的地位是用不當的手段奪取的，很快就留不住，甚至於有更大的災禍要臨頭了。而奚齊他們被殺了之後，齊國又沒有國君，後來就讓重耳的弟弟夷吾回來做國君，就是這篇文章裡面講到，「惠、懷無親」。晉惠公就是夷吾，晉懷公就是夷吾的兒子叫圉，三聲。結果夷吾回來做國君之後，又不修德行，後來還玷污了他父親的妃子。他父親的妃子就要求他幫申生（申生已經死了），幫他的墓重修，改葬。結果就派了一位大臣狐突去處理這件事情，結果這個狐突（我寫一下）他一點都不糊塗，他去處理的過程，在夢中夢到了申生，而申生那個時候已經在橋山當橋山神了。結果申生就跟他講，晉惠公很沒有德行，我想稟報上帝，讓我們晉國讓秦穆公來管，秦穆公是個好人，讓他來管。結果狐突就講，怎麼讓我們和人民去給其他國家的國君管？我們的人民應該祭祀我們的祖先，這樣好像不大好。申生想一想也有道理，這樣好了

，十天以後，我再給你消息。這個在歷史當中都有記載，在《左傳》裡面。真的十天以後，就有個人來告訴狐突，說橋山神已經交代了，還是讓晉國人管晉國，不過要讓晉惠公絕後，因為他做了逆倫的事情。結果後來真的晉惠公失信於齊國，他的孩子圉也失信於齊國，最後都被殺了。他的兒子被殺了，他死了，他真的絕後了。聽到這裡心情有點沉重，死了不少人。最後重耳回來當國君。

請問大家這所有他家庭的災難從哪裡開始的？從哪裡？驪姬，是吧？不是！晉獻公好色！大家還是要把最根源的問題找到，不然解決不了問題。比方說安史之亂根源是什麼？楊貴妃嗎？是唐玄宗好色這點沒有突破。所以根還在領導者、君王自己身上，這個怪不了他人。以前的古聖先王面對誘惑的時候都非常警覺，「大禹惡旨酒而好善言」。大禹他曾經喝了夷狄做給他的酒，他喝一口，馬上說以後一定有人因為這個酒而亡國，因為這個酒太好喝了，控制不了。他就趕緊把這個酒給扔了，然後遠離那個人，他很有警覺性。所以楊貴妃假如遇到古聖先王，會怎麼樣？趕緊讓她去掃廁所，知道這個女子的誘惑太強，眼不見為淨。唐玄宗可能就沒有這個警覺性，最後就陷下去不可自拔，所以這個根源在好色。

再來也提醒，就像《朱子治家格言》裡面講的：「聽婦言，乖骨肉，豈是丈夫」。下一句還有，「重資財，薄父母，不成人子」，看錢財看得重，看妻兒看得重，都不管父母，那根本沒有資格做人家的孩子。現在也常講一句話，叫娶了老婆就忘了娘。這個都違背了倫常，違背了孔夫子的教誨。夫子的教誨，傳給他的學生，我們看子夏就講到，「賢賢易色」。真正的學問在哪裡？首先要「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」。這個我不寫，我們課本有，我們翻到十九頁。「子夏曰」，你看「賢賢易色」，排在前面；接著談到的是孝道，「事父母能竭其力」；再來是為人臣的忠，「事君能致其

身」；與人相處，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」，這個人縱使說他沒有學習，在子夏看來，他是真正有學問的人。因為學無倫外之學，學問學的就是怎麼落實五倫，成為一個重倫理道德的人。所以把「賢賢易色」排在前面，就是提醒我們五倫當中，夫婦這一倫是一個重要的核心。你重色，那就輕義，好色，就忘了父母、忘了道義，那夫婦之倫可能就不穩固。所以我們看現在的社會很亂，亂在好色之後，不孝父母，再加上夫妻男女之間不講道義。「以色交者，花落而愛渝」，以色交了，這個色會衰，一衰了又是喜新厭舊、見異思遷，這個男女夫婦的基礎非常的不穩固，所以家庭問題就層出不窮。我們看到現在的社會現象，再來看這句「賢賢易色」，感受就很深刻。

尊崇賢德超過好色，也就是說，一個男子他在選擇對象的時候，一定是重德不重色。諸位學長，你有兒子的請舉手，不少，請放下，這一點要趕緊教，從小要讓他重德不重色。大家要注意一個重點，學好要學好多年，學壞一天就夠了。所謂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」，由不好色變好色易，由好色變不好色難，所以你免疫力要先把牠紮好。這是因為我有經驗，我是說我到了中學去，跟他們交流的時候，跟他們強調，以後找伴侶重要的是德行。我講了老半天，這些孩子說，老師，德行很重要，不過漂亮也很重要。你講了老半天，轉不過來，所謂先入為主，這些重要的人生認知要愈早建立愈好。

我們看《朱子治家格言》這段話，在很多歷史當中給我們教訓。而男子要懂得重德，男子一定不能被欲望沖昏頭，因為欲令智迷，欲望一重，他的判斷力就不見了。這個故事的開頭，也提醒女子心胸要寬大，不然心胸狹窄，言行都會成為這個家庭的斧頭利劍，把這個家搞得四分五裂。所以這些話也是提醒我們，當然不要看到

說「聽婦言」，又要罵女人了。這是提醒，這是愛護，男人有男人的弱點，女人也有女人的弱點，人修身能得力，都是先從最難的地方下手。所以在《易經》當中，男子相應的是天，是乾卦，女子相應的是地，是坤卦，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」。所以女子把習氣去掉，她的性德彰顯，女子心量，那個母愛的光輝，可以照顧整個家族的人，甚至於是母儀天下，厚德載物，心胸非常的寬廣。你看我們的母親，為整個家庭的付出無怨無悔，遇到什麼情況都能包容。有智慧、有見識的女子，她很清楚要容、要忍，要以大局為重。由於這樣的心境，他的孩子看在眼裡，打從心裡佩服母親，還有憐惜自己的母親，以後他很孝順。

這裡也提醒我們，在一個家庭，或者是一個團體當中，不能聽心胸狹窄的人的話，不然紛爭就要開始了。這個不只是家庭而已，團體也是一樣。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」，他的言語當中都是充滿著對某個人的對立批評指責，這個人一定是是非人。為什麼？他心都不平，他沒有仁慈心，他在情緒發洩，這個時候他哪有大局？所以我們聽到這樣的話，要有警覺性，不能被他影響。尤其很多人，他會這麼講，某某人怎麼說你，你知道嗎？我們一聽到說我們，怎麼說我？一下子就被他給牽動了。某人怎麼說我？我跟他關係很好，他上次還給我鼓勵，我的心中都是對他好的印象，我不想聽他對我有什麼不好的說法，我心裡都存著他最好的付出、最好的形象。你就不聽這些是是非非的話，是非天天有，不聽自然無，大家要會判斷。「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」，我們一聽人家講的話，不能夠有判斷力知道他是善意還是惡意的話，那你就很難了解這個人，甚至於就被他牽著鼻子一直走。現在團體的紛爭很多，往往我們就是聽話聽不出這個人的態度，進而陷入人家的是非當中。「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」。所以人被捲入是非，不要怪別人，自己判斷力還

是不夠。有時候真的不得不聽，都是在聽的過程當中，平息對方的心，化解彼此的對立跟衝突。可不要再講話又增加那個衝突，就沒智慧了。

我印象當中，有時候我母親的同事，剛好到我們家來，房子都不大，縱使在房間，也聽得到大人在講話。聽到母親的同事就在罵她先生，其實這也是兵家大忌，為什麼？家醜不可外揚，到別人家裡去罵先生，這個消息假如走漏怎麼辦？到處罵，罵到最後，他是最後一個知道的。等他知道，那這個衝突就很大，這種隔閡可能一輩子都去不掉。其實把自己家醜出去講，叫自取其辱。有沒有哪個人把自己家裡的不好講完以後，人家說，我真佩服你，你真有勇氣，家裡什麼不好都講。沒有，人家聽完之後，愈瞧不起自己，愈瞧不起自己的家。假如轉個念，人為什麼人生會不幸，就是沒理智、說錯話、做錯事，最後這個惡因就結惡果。禍從口出，災禍言語佔了很大部分。講自己家裡的不是，之後傳回自己的家裡，哪有不衝突的道理？另外一半有不好，不講，講他好。可是有人說，找不到好怎麼辦？拿放大鏡去找。

我有一次跟一個地區的家長交流的時候，我說夫妻結婚前，都只看對方的優點，不看對方的缺點。那個女子很激動，舉手，她說沒有優點。我走到她的面前，對她肅然起敬。我說，妳先生沒有優點，妳還敢嫁給他，妳是現代的革命烈士。連這樣的事，她都能衝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。所以其實不是世界變了，是我們自己的心變了，從欣賞付出，變成挑剔了，整個世界就轉過來了。所以還是有優點，人非聖賢，人都有優點缺點。但怎麼讓另一半的優點增加，缺點減少？你肯定他的優點，傳出去他的親朋好友都跟他講，你太太說你有哪些優點，很好！他一聽，挺受鼓勵的，心裡又想，我那些毛病我太太都沒講，我就這麼一點優點，我太太還講，不能

辜負太太對我的欣賞信任，我應該做得更好才好。這種隱惡揚善，這個揚善就把他的積極性、他的優點給激發出來。但是假如是講缺點，那就完全反過來了。我有好妳都不會欣賞，那我找人欣賞去吧，是不？你看現在外遇這麼多，進家門都是被批評，他覺得他沒有自尊、沒有面子。再來都傳出去了，他很難在人群當中立足，誰信任他？在社會當中得不到人家信任，怎麼發展他的事業？所以一句話可以讓家庭和諧，一句話也可能讓家庭衝突。所以老祖宗說，「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」，言語不可以不謹慎。

剛剛跟大家提到，剛好我母親同仁講她先生哪裡不好、哪裡不好。我觀察到，等她講完告一段落，因為可能在氣頭當中，也不好馬上給她接話，讓她先把氣發一發。等她發完了，我發覺我母親接著就說，妳先生哪裡好哪裡好，就開始讓她回憶她先生的優點跟她先生以前的好。然後這個長輩氣已經消完了，慢慢再聽到這些，她的情緒就比較平和。所以我們在聽任何親朋好友談話的時候，只要是談到人與人的一些不愉快，一定要透過我們讓這個衝突減低，這個才是理智的。假如他在氣頭上，你一聽也加入戰火，那無事都變有事，小事都變大事。總要理智應對每一個人生的情境。而在團體當中，心胸狹窄的人你不能聽他的，要藉這個機會擴寬他的心量，讓他「見人善，即思齊，見人惡，即內省」。或者他說某某人不是，你說他以前對你也挺好，你得要多記，「恩欲報，怨欲忘」。所以要讓《弟子規》成為自己企業團體的一個企業文化，讓我們的同仁在遇到事情的時候，不是順著他的情緒習氣，而是順著經典當中提起理智來。

講到這裡，大家不要回去之後說，只要講別人都行，什麼都不講，從此掛一個牌子，「禁語」，別人的事都不能講。《弟子規》又有另外一句話叫，「善相勸，德皆建，過不規，道兩虧」；「

話說多，不如少」，這兩句話有沒有矛盾？「人有短，切莫揭」，這有沒有矛盾？經典是事事無礙的，不會有衝突的。可是人有短，我要去講是講他的不對，那不就犯了這一句嗎？所以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心地功夫。我們這個心假如是對人有看法、有成見，講出來就是在揚人惡；假如我們這個心是為他好，去勸他，那不是揚惡，是在盡道義。所以任何一個經句回到自己的心，用真心去做，就離道不遠。今天要「善相勸」，要勸導他，這個時候我們就會體恤他，你不會馬上去，在其他同仁之間就講他不對，那也是太衝了，都考慮不到人家的感受。很多人都說，我這個人就是比較正直，直來直去。這個叫魯莽，做錯了，還要給自己一大堆堂而皇之的理由，我這個人就是直來直去。正直是好的特質，但正直要透過學習讓自己處事更圓融，而不能年齡一直增長，智慧圓融都沒有提升，還抱著自己的這個執著點，不肯提升。正直還要往上提升變圓融，能考慮到別人，「揚善於公堂，規過於私室」。

我們今天勸一個人，實在忍不住，旁邊有人還是講，那還是自己情緒控制不了，克己的功夫還是不夠，這怪不了別人。他太過分了，實在讓我忍不住，你看又在「倘揜飾，增一辜」。所有的人事物是提醒我們還有什麼不足、德行不夠的地方，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這句話不可須臾離也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的目標是「聖與賢，可馴致」。假如偏離了這個心態，我們就背道而馳，怎麼走都走不到聖賢的境界去。把責任推給別人，都是情緒化，離道愈來愈遠。所以這個時候能規過於私室，為人著想。當然，假如他不聽我們的勸，那我們怎麼辦？算了，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。其實我們起這個念頭又錯了，所謂「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」，一起念頭就跟經典相違背。純是一顆利益他的心，哪有說說一次他不聽就氣了，又是罵人家沒有善根。「諫不入，悅復諫」，甚至於是他沒有辦法

接受我，找他可以接受的人去幫助他，好人要做到底，盡心盡力，不辭勞苦，這是真正的愛心。

所以很可能有個人來找你說，某某人的情況是這樣，希望你幫助他。這個不是揚惡，因為他的言語當中，都是希望能幫到對方。他是把情況講清楚，讓我們了解，可以去協助他，這個就不是揚惡。你不要這個朋友想找你商量，來幫助另外一個朋友，他才一開口，你說「揚人惡，即是惡」，他就很不知所措，很難過了。所以人總要判斷得了對方的心境，他是真善心的，我們一起跟他來協助對方。假如他的心態不對，我們也不要給他難堪，趕緊提起他的理智，化解彼此這些對立衝突，就對了。所以言語的智慧很重要，孔子教學生，言語排在第二位，德行下來就是言語。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」，這個嘴厲害，都肯定人，都鼓舞人，都隨喜人，一天積很多的福；假如言語苛刻，情緒化，那可能一天就造了很多罪孽。所以「口為禍福之門」，不可不慎。

我們從一開始的這個故事，給我們的啟示，一個家庭要圓滿、和諧，父母、一家之長的修養很重要，欲望太多，災禍就來，最後整個家庭，重耳那一輩最後死到只剩他一個人，很淒慘。結果他回國之後，因為這些大臣陪著他十幾年，他要賞賜這一些跟他一起逃亡的臣子。結果「介之推不言祿」，就是他沒有要求得到俸祿，他沒有要求得到官職。而其他的臣子統統都要求官職，而且在那裡比，我最辛苦，我付出最多。當時候同甘共苦，現在富貴現前，人的貪心都浮現起來。所以可以共患難不一定可以同富貴，只有介之推沒有講到要俸祿，就是要賞賜，這個祿就是賞賜。

講到這裡，剛好想到漢光武帝，他復興漢室，之後稱為東漢，因為中間有王莽篡漢。結果他的軍隊當中有個馮異將軍建功非常大。當復興漢室之後很多將軍都在那裡邀功，結果馮異將軍一句話都

沒有說，自己就離開了，然後就坐在一棵大樹底下。而所有的人在那裡爭功，有個人一句話都沒講，離開了。以前的人，還是一提醒就比較敏銳，因為畢竟從小都讀古書。有人不吵了，他們就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就覺得這麼有功勞的人，人家連說都沒有說，我們還是閉嘴。後來漢光武帝就封馮異叫大樹將軍。以前的皇帝很厲害，他看到一個機會點，馬上就把他彰顯，讓天下的人都學習這個人的態度。

同樣是漢朝，在西漢的時候，有封五經博士，五經是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五經。因為《樂》已經喪失了，不過在《禮記》裡面有一篇「樂記」，這個對音樂有很好的詮釋。五經博士都是專門教這五經的，結果有一次皇帝就賞賜，讓他們每個人分一頭羊。結果這些博士要去領羊的時候，就在那裡看哪一隻比較胖，哪一隻比較瘦。結果在那裡分，在那裡爭，最後說，這樣分都不公平，拿秤來稱，就商量要秤；不然就切開來，像賣羊肉這樣稱，就爭成這個樣子。結果有一位也是五經博士，叫甄宇，他看到這個情況，也沒罵什麼人，馬上盯上那隻可能有點生病的，就是最瘦的那隻，他就把牠牽走了。牽走以後，所有的人看到這個景象，人家牽走是最瘦的那隻，不好意思了，大家挑瘦的牽回去了。以前的人一點就通，他有那個基礎。假如是我們現在的人，把那隻最瘦的牽走會怎麼樣？你清高！那就麻煩了。所以要先打基礎，以後他人生一聽到人勸，他才能轉。現在沒有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的基礎，沒有《弟子規》「聞譽恐，聞過欣」的基礎，縱使生命當中有人肯勸他，他不一定勸得動。所以扎根基，做人做事的根基還是非常重要的。

所以這裡介之推都沒有提出要賞賜。「祿亦弗及」，他沒有提出來，結果真的他也沒有得到賞賜。而他主動給他的君王文公說到

：

【推曰。】

介之推說：

【獻公之子九人。唯君在矣。】

先王獻公兒子九個，只剩你還在。

【惠。懷無親。】

惠公、懷公德行很不好，沒有人願意親近他們，失信於人，又很殘忍。

【外內棄之。】

國內的親人、人民不願意跟隨他，而其他國家的人也非常厭惡他們。這兩個國君很不好，但是晉國卻還能夠延續下來，所以介之推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。

【天未絕晉。必將有主。】

天還是憐惜我們晉國，一定會有好的君王出現。

【主晉祀者。】

負責晉國的祭祀。身為一國國君，對列祖列宗都要常常慎終追遠，祭祀，更重要的要傳承晉國的國運，也是承傳他們自己的家道。所以『主晉祀者』：

【非君而誰。】

不是君王你，又是誰？因為獻公九個兒子當中，最賢德的就是申生跟重耳，當時的人都很佩服他們的德行。最後還是很幸運，重耳回到晉國來當國君。

【天實置之。】

上天，天意，這個『置』是立，就是立了重耳來做國君，這實在是上天的安排，讓你做國君。而且《易經》說的，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」，他們的家族雖有這些危難，但是他們的先祖還是積了很

厚的德，所以他這個國家還有福報繼續傳下去。

【而二三子以為己力。】

這是上天祖先的福蔭。『二、三子』是指跟在文公身邊一起逃亡的這些臣子，他們怎麼回國之後統統說是他們的功勞，才能夠讓文公回國來繼承君位。

【不亦誣乎。】

這樣的心態，這樣的說法，這個『不亦』，就是不就是，這個『誣』就是欺騙，這個不就是欺騙嗎？不就是太虛妄了嗎？太誇張了，怎麼可以這麼說？接著介之推先生做了個比喻：

【竊人之財。猶謂之盜。】

偷竊人家的錢財，尚且被叫做盜賊，『猶謂之盜』。

【況貪天之功。】

況且現在這些說是他們功勞的人，是冒取、貪取了上天的功勞。

【以為己力乎。】

還認為是自己的能力辦到的。這個說法我們從歷史當中來看，一個朝代真的沒有福氣了，縱使得到很有智慧的大臣輔佐，還是很難綿延下去。所以一個朝代、一個家族能不能綿延的原因，還是在他的德義、福分夠不夠。

我們複習一下，「思國之安者」，上一次我們講的「諫太宗十思疏」。沒關係，因為這個禮拜不是背這一篇，你們現在腦子裡只有「才德論」，其他的東西一片空白。這個也是制心一處，專注在「才德論」而已。「思國之安者，必積其德義」，德行、道義才能感來福分。從「出師表」裡面我們看到，歷史當中能有孔明德行、智慧的大臣不多，可是孤臣無力可回天。從孔明孤臣無力，再來看介之推說的話很有道理。確實是老天、是他們的祖宗有福，庇蔭的

，這些臣子怎麼都說是自己的功勞？所以介之推他面對這些朋友們的態度，他非常不能接受。其實介之推在照顧重耳，就是文公，這十多年的過程當中，甚至有一次文公餓到實在是沒有辦法了，介之推把他大腿的肉切下來給文公吃，就為了救他一命。你看連自己的身體都切下來給他的君王吃，忠誠到這種程度都沒有去邀過功。所以接著介之推說到：

【下義其罪。】

這個『義』，就是把自己的罪合理了。什麼罪？貪天之功。還覺得是他們很大的功勞，其實在介之推看來，這個態度是錯誤的。但是他們講起來好像很合理，這個「義」就是合理的意思，就是把罪過都看作是很合理。『下義其罪』：

【上賞其奸。】

而君王又賞賜他們的罪惡，就是他們邀功的這個態度，還賞賜他們。

【上下相蒙。】

君臣上下互相欺騙蒙蔽。其實我們想到這裡，很冷靜來看，重耳先生在外顛沛流離十幾年，其實他的國家也是非常的危難。你看換了這麼多不好的君王，他的人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痛，好不容易盼著一個有德的君王回來了，重要的是趕緊君臣一心，心心想著百姓才對！怎麼可以是回來之後，君臣重要的都是在那裡，底下的人都是在那裡邀功？所以介之推這一個對文公的提醒太重要了，這是上天給你的機會，上天給的機會是要你做什麼？天子天子，君王都是要代天行化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「天聽自我民聽」，能聽到人民的苦痛就是聽到上天的聲音。但是在這個當下，這些君臣還有沒有想到這些重點？而且當這些臣子起的都是貪念之後，以後他們去當官，可能問題就會出來了。而且值得省思的是，他們陪著文公逃

難，那是道義，道義是不附加條件的，沒有附加利害的。假如一有福報馬上就去邀功，那這個義一下子就退到都是利害了。

所以我們冷靜看，很多夫妻窮困的時候，互相照顧，不分彼此，同甘共苦。結果一富貴，先生一有錢，就忘了當初另一半的這些付出跟恩義。所以人這一生，什麼都帶不走，但留道義在人間，應該但留清白在人間才好。所以人生要時時提醒自己，唯一帶得走的就是自己的慧命，就是自己靈性的提升，就是自己這一生所有的善行，積功累德，這個帶得走。不能在人生當中，富貴現前，我們反而染污了，反而重利輕義，靈性就不斷墮落下去了。尤其我們現在處的社會，確實是物質極度豐沛，誘惑就特別多。

我們來看《德育古鑒》六十六頁。有一個人叫史堂，「微時已娶」，就是他年齡比較小的時候就已經娶妻了。「及登第」，後來他考上進士，十年寒窗，一舉成名。但是大家想一想，十年寒窗的時候誰煮飯？誰在這些生活點滴當中陪伴他吃苦，咬著牙從不抱怨？我曾經在客家村莊教過書，我聽說客家的男人挺幸福的，因為他們的女人很能幹，幾千年來都是讓她先生去讀書，考功名，其他的事太太全包了。客家的女人很不簡單，很刻苦。不過時代變了，現在客家男人又不考功名，得要順著時代調整。假如夫妻都工作，太太也很辛苦，要懂得分攤、懂得體恤太太。傳統那是美德，要學到那個美背後的精神，成全對方。

所以一個人考上功名，他的妻子、他的家人對他有非常多的協助。所以他登第，登第可能就是騎著馬，戴著，我沒戴過，就是衣錦還鄉，當官了。「遂恨不得宦家女為妻」，你看變心了，有了功名就想，我怎麼沒有娶到一個官家的女兒，最好是宰相的女兒，大官的女兒。「因日睽隔，其妻鬱鬱成疾」。因日睽隔就是不想再見他太太，跟他太太隔開了，不見她了。結果他太太就鬱鬱寡歡生病

了，人的心憂鬱、痛苦就很容易生病。「數歲」，經過幾年，這個歲是年。「堂不一顧」，這個男人居然連看一眼都不看，這個人心太狠了。「妻深飲恨」，深深的懷恨。「臨終」，他太太快去世了。「隔壁呼堂曰」，在隔壁叫著他的先生。「我今死矣」，我就快死了。「爾忍不一視耶」，爾是指你，你忍心不看我最後一面嗎？「堂終不顧」，終就是最後還是連看都不看他太太一眼。所以人被世間的這些虛榮所染污之後，那個心就扭曲掉了。

「及妻死，心不自安」，他妻子死之後，他心裡也不安。「乃謀壓勝，束縛其尸而殮」，這個實在是太狠心了，他自己心不安，怕他太太找他，居然把他太太屍體綁緊壓住。可能他覺得這樣他太太就不會找他麻煩。連他太太去世都不放過他太太，把他太太的身體綁起來入殮。「是夕」，夕就是傍晚、晚上。「妻託夢與父曰」，他的妻子給她父親託夢。「女託非人」，這個託就是嫁、託付，嫁給不好的人。「生懷愁恨」，對先生確實有仇恨，活著的時候吃了很多的苦痛，死了還被壓身。「然彼亦以女故，祿壽皆削盡矣」，他的太太給她自己的父親講到，也因為他對我這麼不好，他的福祿跟壽命都被削掉了。「依人所犯輕重，以奪人算」，一個人造孽之後，他的福氣、壽命都會被減損。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，我們世間人犯罪，警察沒看到還治不了，但是天律，舉頭三尺有神明，這個騙不了。所以「明年，堂果卒」，過了一年，果然這個史堂就死了。

所以禍來了，再大的官，再有錢，留也留不住。所以《迪吉錄》裡面有說到，「曰：人生莫作婦人身」，做女人還是很辛苦。「百般苦樂由他人」，照顧公婆，從家照顧父母，嫁了照顧公婆，照顧另一半，照顧孩子，還要照顧孫子都有。「彼其離親別愛，生死隨人」，因為出嫁以後，離開了自己的家人。「所主惟一夫耳」，

嫁過來了，女有歸，依靠他的丈夫。「飢不獨食，寒不獨衣，捨其身而身我，捨其父母而我父母」。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當中，媽媽都是一定讓爸爸先吃飽，甚至自己吃不夠從來都不說，好的都是留給爸，留給爺爺奶奶，留給孩子，確實是這樣。「捨其身而身我，捨其父母而我父母」，你說媽媽照顧爸爸的時候，熬夜什麼的，從來沒有為自己想過的。所以男人看到這裡，時時都不能忘記太太的恩德，這樣才是大丈夫，才是真正講情義的丈夫。

「一遇遠旅之商、遊學之士，孤房獨處，寒夜鐵衾，豈易受哉」。你看有的還嫁給商人，有時候一出去做生意，好幾年才回來。或者出去讀書考功名遊學，都很久才回來。她自己孤房獨處，這個衾是指棉被，熬過來這麼多的歲月，這是很不容易的。「一旦富貴，姬侍滿前，罔念結髮」，結髮是指原配。到富貴現前，這麼多僕人，甚至還娶妾，就完全顧不了原配的這些情義。「恐懼與汝，安樂棄予」，就是苦難跟你一起，安樂的時候卻把她拋在一邊。「噫嘻！何待人以不恕也」，這樣待人太不寬恕，這個恕就是感同身受，設身處地。

「長舌之婦，恣志憑陵；失行之女，忘身撤潑，固宜已矣」。這裡是講到，假如這一個女子，她是非常強勢傲慢、德行不好、不孝順，這些情況的話，你說不理這個太太，那還可以說得過去。而這個太太是，「若乃事舅姑、睦妯娌、和姑叔，以及前後嫡庶間，人各有心，眾皆為政，其於憂煩展轉，忍辱吞聲，殆未可言」。假如這個太太，因為以前是大家族，她又侍奉公婆，又和睦妯娌，又照顧小姑小叔，你看這麼多歲月當中，多麼的辛勞。尤其古代有一些王公大臣，他又娶幾個太太，嫡是指原配生的後代，庶是指其他原配以外生的後代，這麼多人都有他的想法，而這個原配大老婆，在這麼大的家族當中，操心是很不容易的，她得要忍辱吞聲，這些

辛勞，實在講都講不完。

「而衣食不充之家」，假如這個家庭又很窮困。「晨夜無炊」，這個無炊就是吃不了飯，早晨夜晚都吃不上什麼飯。「鍼黹自活」，這個鍼黹兩個字，是女子縫紉的總稱，也就是她非常辛勤的織布來養活家庭。「種種艱苦，又有不能殫述者」，不能殫述就是不能講完，就是太多太多。殫也是盡，不能殫述就是講不完。「豈其終身望我，甫得出頭，遽中道棄之，其情理謂何哉」。她辛苦一生，就希望我們有成就，能出頭。這個甫得出頭，這個甫就是先生方才出頭，終於苦盡甘來。結果這個遽就是急劇，馬上又拋棄她了，這個在情理上，實在是天理不容。所以我們在人生當中，面對君臣，面對夫婦，面對這些關係，我們都是道義之交，不能是一富貴了，人的心態都變了。

所以介之推講到，上下的態度都錯了，互相蒙蔽了。

【難與處矣。】

很難一起共事，很難跟他們相處。結果介之推這麼勸諫他的君王之後，就離開了。接著講到：

【其母曰。盍亦求之。以死。誰懟。】

這個『懟』是指怨的意思，埋怨的怨，誰怨？這個意思是說，他的母親對著介之推講，『盍亦求之』，何不也去要求賞賜？你何不也去要求一下？『以死』，你去求了賞賜，就這樣死了，你就不會有埋怨了。這個誰怨，就是你去要求賞賜，你也去要，要到了，你死了，你也不會埋怨誰了。這個媽媽一開始這麼講，大家接著看，他母親也很有氣節跟智慧。

【對曰。】

介之推說：

【尤而效之。】

這個『尤』，我們所謂的過尤，這個「尤」就是罪過，他們的罪過我還效法。『效』就是跟他們一樣，效法。

【罪又甚焉。】

我的罪又更深重了。我已經知道他們是錯的了，我還去效法，那我的錯就更深了。

【且出怨言。不食其食。】

我已經講出來，因為他已經勸過文公了，我已經講了他們不對的地方，「上下相蒙」這些問題。『不食其食』，就是不該再，這個「食」是指俸祿，就不應該再接受賞賜、接受俸祿了。我們從這些談話當中可以看出來，介之推很有氣節，而且他也時時不願意做出違背自己良心心意的事情。

【其母曰。亦使知之。若何。】

好！你不要賞賜，你也讓他知道一下你不要賞賜。你去讓他知道一下，你很有氣節，不要賞賜。意思就是也讓他知道一下，這樣好不好？

【對曰。言。身之文也。】

言語是身體的文飾，這個文飾，飾是裝飾的飾，就是所講出來的話，其實就代表我們這個人。我們去講就代表我們的心態，是身體的裝飾，是我們人的文飾、裝飾。

【身將隱。】

我已經打算要隱遁了。

【焉用文之。】

何必又去跟他講？

【是求顯也。】

這個『是』，就是指假如我又去跟他講，我不要賞賜這些言語，好像又是想求顯達，可能有那個嫌疑。所以他是下定決心，不只

不求賞賜，連表達自己不賞賜，他都覺得不用了。

【其母曰。能如是乎。】

你真的能這麼做嗎？真的不後悔嗎？真的下定決心了嗎？假如你是真的：

【與汝偕隱。】

好，那媽媽就陪著你，跟你一起隱遁。

【遂隱而死。】

他們隱遁，最後死去了。

【晉侯求之不獲。】

晉文公想求介之推回來，可能後來冷靜下來，覺得介之推講得太對了，可是求他回來求不到，最後介之推跟母親死在綿山。

【以綿上為之田。】

『綿上』在現在的山西介休縣。『為之田』，這個「田」是祭田，介休縣，以這個地方為祭田。文公覺得祭祀介之推，而且他說到：

【曰。以志吾過。且旌善人。】

這個『志』是指表現、彰顯我的過失，就封綿上為介之推的祭田，讓天下的人都記得我的過失，就是沒有珍惜這個忠臣。『且旌』，這個「旌」是指表揚。旌，精神的精同音，表揚介之推他母親的善行，這麼有氣節的人。好，這一節課先跟大家談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